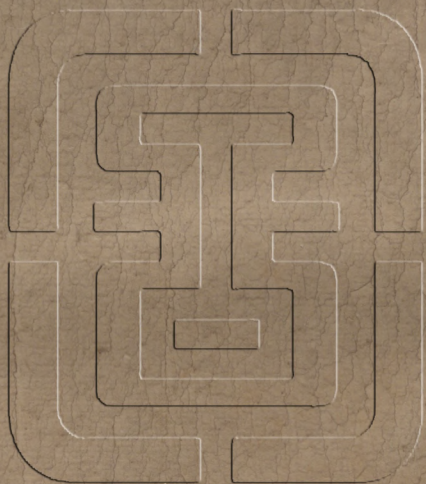




17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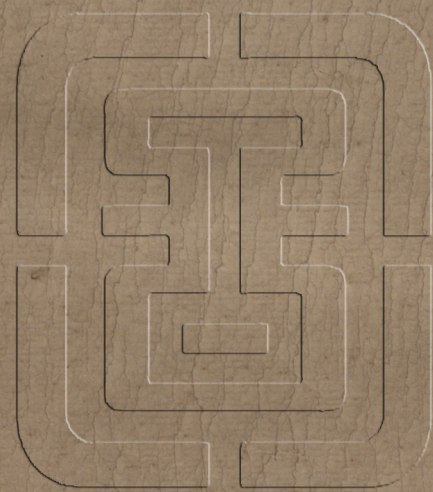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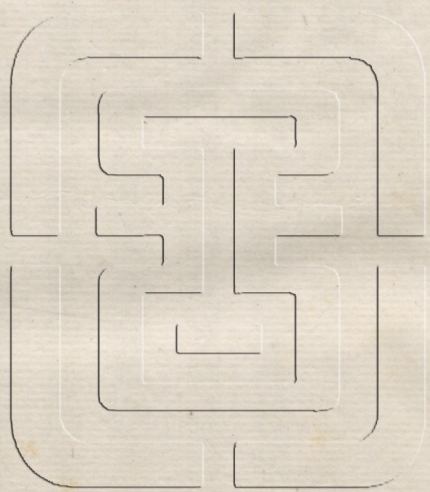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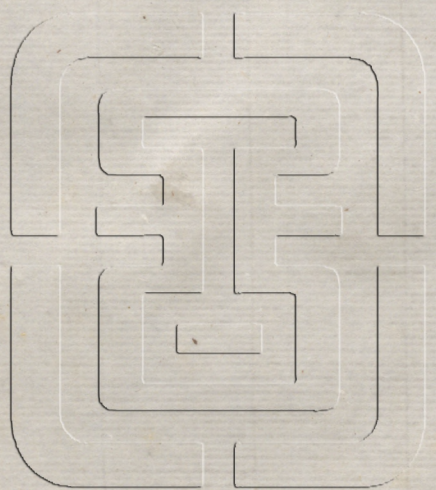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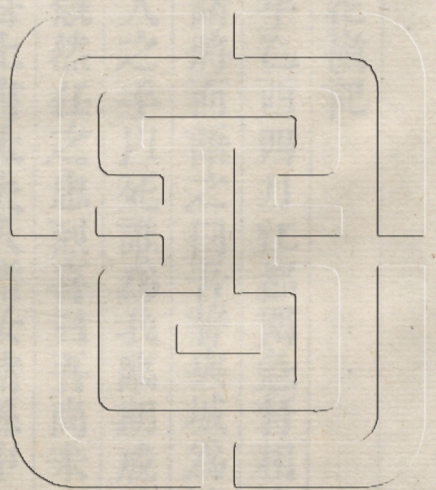
鮎崎亭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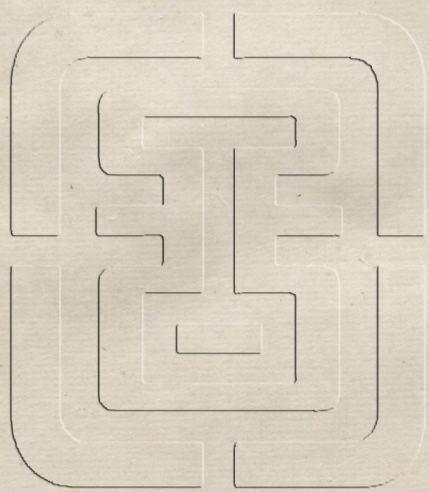
二二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結埼亭集外編卷二十

鄞 全祖望 紹衣

記五

梅花嶺記

順治二年乙酉四月汪都圍急督相史忠烈公知勢不可爲集諸將而語之曰吾誓與城爲殉然倉皇中不可落於敵人之手以死誰爲我臨期成此大節者副將軍史德威慨然任之忠烈喜曰吾尚未有子汝當以同姓爲吾後吾上書太夫人譜汝諸孫中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諸將果爭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

流涕不能執及遂爲諸將所擁而行至小東門大兵如林而至馬副使鳴騶任太守民育及諸將劉都督肇基等皆死忠烈乃瞠目曰我史閣部也被執至南門和碩豫親王以先生呼之勸之降忠烈大罵而死初忠烈遺言我死當葬梅花嶺上至是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或曰城之破也有親見忠烈青衣烏帽乘白馬出天寧門投江死者未嘗殞於城中也自有是言大江南北遂謂忠烈未死已而英霍山師大起皆托忠烈之名彷彿陳涉之稱項燕吳中孫公兆奎以起兵不克執至白下經略洪承疇與之有舊問曰先生在兵

閒審知故揚州閣部史公果死耶抑未死耶孫公答曰經略從北來審知故松山殉難督師洪公果死耶抑未死耶承疇大恚急呼麾下驅出斬之嗚呼神仙詭誕之說謂顏太師以兵解文少保亦以悟夫光明法蟬脫實未嘗死不知忠義者聖賢家法其氣浩然長留天地之間何必出世入世之面目神仙之說所謂爲蛇畫足卽如忠烈遺骸不可問矣百年而後予登嶺上與客述忠烈遺言無不淚下如雨想見當日圍城光景此卽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是不必問其果解脫否也而況冒其未死之名者哉墓旁有丹徒錢烈女之冢亦以乙酉在

揚凡五死而得絕時告其父母火之無留骨穢地揚人
葬之於此江右王猷定關中黃遵巖粵東屈大均爲作
傳銘哀詞顧尚有未盡表章者予聞忠烈兄弟自翰林
可程下尚有數人其後皆來江都省墓適英霍山師敗
捕得冒稱忠烈者大將發至江都令史氏男女來認之
忠烈之第八弟已亡其夫人年少有節守節亦出視之
大將豔其色欲強娶之夫人自裁而死時以其出於大
將之所逼也莫敢爲之表章者嗚呼忠烈嘗恨可程在
北當易姓之間不能仗節出疏糾之豈知身後乃有弟
婦以女子而踵兄公之餘烈乎梅花如雪芳香不染異

日有作忠烈祠者副使諸公諒在從祀之列當另爲別
室以祀夫人附以烈女一輩也

張相國寓生居記

前閣部華亭張公鯢淵之在翁洲也築寓生居於其廡
舍之右蓋故參戎之圃也其曰寓生取本草續斷之字
寓木也公嘗自爲之記以爲予生世寡諧而姓名時爲
人指以故不能爲有用之用如榲楠栝柏之大顯於時
而又不能爲無用之用如臃腫拳曲之詭覆其短以故
戴鰲三傾擊曦再昃朝宁之上起風波予因爲溝斷師
旅之餘蹈湯火予因爲槎泛斯時但幸死之得所而已

遑知尚有苟延之日而既適然遇之則亦適然寓之以爲壺公之壺巢父之巢若夫死不徒死生非苟生如茲木之佐愈扁而起膏肓則竊有志焉而非此記所能概也蓋公之自序如此嗚呼公之爲此記也其言寒暑再易而圃始成則在己丑之歲乎先是思文已亡監國方在閩中公播蕩於翁洲以此寫其無聊迫翁洲爲行在公以首揆入直遷居民舍而以圃居王公之遊息於此亦無多時雖欲以是居爲止水而不克吾聞公遷居之後有雪交亭左右舊植一梅一梨其花開相接最爲公所賞玩因築草亭焉及其死在是亭也亭之外多茶多

黃楊多竹而尤多秋色陶甘霖宋菊齋先贈公皆嘗以詩與公相酬今所謂寓生居者復爲鎮將之圃曲池危石依然無恙而無能道公之舊者至於雪交亭之名黃都御史黎洲愛之嘗以署其亭於姚江高兵部檠菴亦愛之嘗以署其亭於鄞故其佳話尚傳播於浙東好事之口又聞公孫茂滋難後歸華亭揭寓生之題以題其廬不忘祖也茂滋死無後予以問諸華亭之人亦無能道其舊者嗚呼以平世之宰相易代而後東閣猶或化爲馬廐而況如公者乎予之爲此記也以補翁洲之掌故使圖經有攷焉

囊雲先生雲樹記

周先生既築草瓢於小盤谷題曰囊雲一日於懸厓閒得奇木取以爲養和其自爲之記曰闢囊雲斬去蜂腰叢綠突露枵然空心三面圍一面可容人入立坐其膚理半如螺黛如大佛頂又如口大開高不盈丈抱之須人三手臂予甚異之恐其露立而不免爲樵者薪也移入屋底雪竇住持石奇見之呼以雲樹而題以詩囊雲歿後雲樹流轉至桓溪李丈東門移致其家歲久稍有蠹蝕前此樹中盡勒諸公所賦詩及先生記而今漫漶不可識予令東門之子世法重爲修整其下奠以巨架

而更爲之記或曰世無不朽之物况囊雲之塵視世界也久矣其何有茲樹之存亡而子惓惓以之予曰然然否否囊雲非塵視世界者也初囊雲之於小盤谷結茆也石奇之方丈近焉欲授以法囊雲每一歸家必入其令人之室石奇聞曰是殆塵根未斷耶乃止世之愚者妄以此爲囊雲惜嗚呼人知囊雲之披緇爲有托而逃豈知囊雲之辭鉢亦有託而逃乎前此之有託而逃欲長畱君臣之義於天地閒後此之有託而逃欲長畱父子夫婦之義於天地閒所以相成也此其說在姚江黃氏爲囊雲墓志同里高樞部檠菴爲囊雲集序已大闡

明之而予更有申其說者釋氏塵視世界之說其末流適足以資其滅絕人道之行而肆然行之而無忌卽以石奇言不自以爲有道之僧乎石奇與陸大行文虎交文虎結雪瓢於山中石奇爲之奔走先後其閒不遺餘力文虎死而石奇遂蹊其田蓋其不知君臣父子夫婦之義亦安能知朋友之義囊雲之望望然不屑列於此輩之伴侶也君臣之義正焉父子夫婦之義正焉卽朋友之義亦於此正焉此則前輩所尚未及者也至囊雲之足令人追思於百世固不以雲樹然而見雲樹如侍囊雲賢者之手澤其孰敢以弁髦視之小盤谷之北有

所謂翰林松者明戴洵之遺也其人亦無甚足稱猶且以之傳其松而況囊雲乎李氏其寶之矣

枝隱軒記

城西浮石明尚書周文穆公之居也文穆羣從子孫多賢故當易代之際爭求完節以不媿世臣而枝隱軒者思南知府元懋德林所構也思南嗜酒其度軒中者皆酒器大小壘迸不可數也軒外平疇所種者皆秫也軒旁有廚有庫顧無長物所列者則罌瓶之屬也思南不問室家事實客至先通名其所問者客之能飲與否也客云能則又問之謂其得久留此閒飲與否也數日之

閒或不得伴則遣人招之或以事辭則親往強之或不
遇則窮之於所往終不得則四出別求其人必不得則
樵者牧者漁者皆執而飲之所執之人醉猶以爲未足
則呼雲而醉之其醜政然也午夜思飲猝無共者則或
童或婢皆飲之童婢或不能飲則強以大斗澆之猶以
爲未足則呼月而醉之其日之餘也然有招之飲者皆
不赴或以酒過其軒則又必問其人爲何人而後入之
自丙戌以後五年其醉鄉之日月也一日坐軒中忽大
嘔血笑云此吾從麴車醞釀而成之神膏也非病也嘔
不止飲亦不止隨飲隨嘔此其所以死也死之日有父

老入哭於軒不知其爲何許人也其哭云人固有以不
良死者有以良死者夫夫也其在良與不良之間者也
或問之則曰吾於文穆之家得三人焉江都君以不良
死者也囊雲以良死者也夫夫也江干之破自投於水
浮沈一里有餘而爲人救之守之不得遂其志欲從江
都君而不得者也旋聞其入鶴頂山中翦髮爲頭陀矣
顧以爲不得溺於水當溺於酒山中得酒甚難乃返軒
中日飲卒以溺於酒而死欲從囊雲而不得者也不死
於水而死於酒是非不良死也然其死於酒猶之死於
水非不良死也孔子謂殷有三仁周氏之三人猶此志也

魚尾正金文錄 卷二十一
江都君者乙酉殉難忠臣志畏也囊雲者故香山知縣
齊會也或曰思南所最喜與飲爲軒中老伴者尚有二
人其一爲茂材昌時乘六棄明經而不就其一爲元辰
世臣亦諸生而自放者皆其同志也思南卒後九十餘
年同里全生過是軒而記之溯酒人傷節士也

余生借鑑樓記

鄞之西湖以賀秘監嘗游息於此故有小鑑湖之目借
鑑樓者故錦衣青神余君生生之寓寮也生生爲太保
尚書肅敏公之後以尚書恩世襲錦衣其自蜀而徙燕
非一世矣生生以明經起思由甲科進取故錦衣之官

雖上而未任已而國亡謀結勳衛子弟兵以殺流賊不
克逃之江南參人軍事又不濟始來鄞其時鄞之世家
子弟喪職者多乃相與悲歌叱咤更唱迭和無虛日儼
居湖上有七子詩社詳見予所作諸公志序中而生生
最長社中奉爲祭酒嘗曰吾敢謂此閒樂不思蜀耶爰
署其居曰借鑑樓諸公在湖上者陸披雲有觀日堂宗
正菴有南軒陸雪樵有歲寒館生生之樓皆與相望詩
箋往復昕夕旁午蓋居樓中者二十年一日偶題其集
曰四明余畚先大父贈公見而笑曰是所謂久假而不
歸者歟生生始而長吁繼而涕泗闌干晚年九困以其

女適姚江挈其孺人往依之然猶戒諸公封固是樓無毀傷其薪木一歲之中必三四至則啟是樓而居之嘗曰吾雖死猶當作湖上寓公或與諸公相遇於淒風寒月之下聞其言者莫不悲之嗚呼古之志士當星移物換之際往往棄墳墓離鄉井章皇異地以死以寄其無聊之感方其偃偃何之魂離魄散鷓鴣之翻欲集還翔滿目皆殘山剩水之惘更有何心求所謂清勝之處而居之然而賢者所止必無俗景物遂使筆牀茶竈永爲是邦之佳話吾鄞城郭之秀湖上爲最湖上之秀七橋以西爲最是樓也適當煙雲平遠之區空濛綿渺宜乎

生生之歷二十年而不舍也

方子畱湖樓記

桐城方先生子畱者名掇一字季子吾鄞西湖寓公也子畱以乙酉之變棄諸生薙髮狂走方外其來鄞也以丁亥旅蕭寺求甬上志節之士而友之未得詫曰是非鄒魯之邦耶或引而見之華公嘿農王公石雁陸公周明春明兄弟則大喜因遍交范公香谷宗公正菴之徒曰是真方君友也相與慷慨謀天下事至其不可意者高閣其刺不報是年冬五君子難作嘿農石雁爲之魁香谷亦幾死子畱本參其事幸得漏網顧反有度遼將

軍西州豪士之恨遂傾囊盡周諸公之急尋與周明輩
爲詩社因寓其族孫雪樵之湖樓居久之或謂之曰足
下有老母乃遠客耶子畱瞿然遽歸歸而江北山寨未
靖子畱復豫之捕入牢獄以此盡破其家壬辰復遊鄞
仍寓陸氏之湖樓子畱不堪挫折自其蒙難嘔血數斗
遂病神氣日削不可療周明兄弟思哀資爲買田令奉
毋來鄞卽以湖樓居之時子畱之婦翁同知寧波府事
不知者以爲其因此而來而不知非也癸巳子畱自天
門山往石浦蓋有探於海上之消息疾動竟不起春明
爲馳赴殮而迎其柩以歸湖上之詩人以子畱罷詩會

者期年且相與哭之曰嗚呼子畱丁亥戊子之閒一宐
死英霍之閒再宐死嘔血於家三宐死其不死也謂天
殆生之以存義熙之人物而竟不免於客死耶子畱詩
文集其一卷董文曉山序之附其櫬以歸予年十三侍
先公過陸氏指湖樓謂予曰此方先生哦詩處也嗚呼
當明盛時湖上之亭榭多遊人所棲息而獨是樓與余
錦衣借鑑樓皆出於亡國之後說者以爲故國之星火
所由繫焉故其人已死而不敢以寄公之逆旅目之是
則雪汀竹嶼所與終古長畱者也

不波航記

陸周明先生兄弟有屋數楹附近賀秘書祠下眞隱觀湖心寺俱當其前衆樂亭峙其左碧沚斜映其後樓之旁有橋橋之旁有柵湖水入焉登樓一眺湖之勝可盡也其名曰不波航攷是航爲宋澄清亭址先生尊人大廷尉公始築涵虛閣而先生兄弟廣之周明自江上歸姚江王侍郎懸首城西門周明簞取以歸藏之密室每逢寒食重九輒招邀同志祭之航中放聲慟哭哭畢各有詩記之雖家人莫知其誰祭也張尚書之死周明已卒春明之設祭亦必於是航焉其素往來是航者持禁甚嚴稍涉山王之嫌者輒被拒祇高武選隱學王太常

水功宗徵君正菴董隱君曉山葉隱君天益范公子香谷及先生族子雪樵吾家諸祖木翁葦翁而桐城方爾止華亭宋菊齋成都余生爲寓公其時唱和最多周順德囊雲矢不入城然每遙和其作三寓公旣散李徵君昭武朱隱君柳堂與先贈公亦屢集其中嗚呼是航雖小謝臯羽之西臺也邏舟之所不過中流之所不移甲乙丙之所不諱滄桑搶攘之際是航之所維者大矣自耆老相繼凋喪昔年詩筒所集化爲酒罈與夫阜隸喧呶其下湖光亦爲之黯然豈知當日固朱鳥之所集乎周明先生子經異乞予爲記遂巡未作而經異亦化

為異物矣適輯湖上藁書為踐此諾百年而後更不須張孟兼輩之攷索也

端溪講院先師祠記

古人釋奠之禮必於其是邦之先師或是邦無其人則必合於隣近之國以祀之三代以來之制莫有易也端溪講院為大府育才之地而向未置先師祠為禮典之大漏予主席議舉此禮高要令蜀人劉君攝通守事通守故專司講院之事者也劉君以經術起家名進士其人醞籍有理致不以予言為非亟成之肅治栗主入祠予得帥諸弟子習禮焉其中祀朱子其傍則粵東之先

師共一十有六人諸弟子或問曰粵東之先師止於此乎曰不止於此然而不能以遍及也吾拔其尤者而已矣曰宋元豈無人乎曰有之梁先生觀國遊於致堂之門者也陳先生去華遊於象山之門者也是皆有華路藍縷以啟山林之功者然而遠矣況梁氏於朱子行輩相等難耐食也姑置之蓋粵東之先師當首白沙是固俟之百世而不惑者予表粵東之學派最盛者曰白沙陳文恭公之學故首祀白沙而及其高弟八人八人之中其生徒最富者曰甘泉湛文簡公之學而又及其高弟三人其外則有為陽明之學者二人方明中葉天下

稱白沙甘泉之學曰廣宗陽明之學曰浙宗及陽明之學亦入粵而二宗共流布於嶠南然又別有一宗不附白沙甘泉不附陽明而以窮理格物教人者曰泰泉黃文裕公之學實與鼎足而立予亦表而祀之而及其高弟一人居常謂講學當去短集長和同受益不應各持其門戶而後人正亦不可不知其門戶故合而祀之仍分別而各志之曰若者白沙之學若者泰泉之學若者粵人私淑陽明之學是粵中學派三大支也諸弟子生其鄉近其世誦其詩而讀其書倘能追尋其墜緒而不失其流風豈特主斯席者之光更斯土者之幸抑亦諸

先正之欣然於地下者矣

此下有語未既有起而問者曰瓊山邱云云蓋論邱瓊山

不祀之故今缺但即存者亦足成篇

紫藤軒記

藤花在京師於諸公署中推吏部都廳之藤匏菴吳尚書所植也其在薦紳先生家則海波寺街之藤竹垞朱翰林所居也皆見於前人歌咏極盛而近始推宣武門李氏之藤其大合圍每花開時濃陰覆屋香氣繞座花下人如各擁紫綺裘者穆堂先生時鴈咏焉已而萬編修孺廬來京先生以是軒為之館而軒之左有屋數楹則子居焉三徑相參不須外召吉日良辰共坐花下採

魚塘遺集外編 卷二十一
花葉和粉爲不託或和以菜爲下酒物好事者聞而競至而是軒之藤文譙始極盛子聞是軒之興也合肥李相公實先之蓋平津之閣也其子丹壑詹事讀書於此合肥之後歸於長洲韓尚書已而歸於嘉善曹侍郎已而歸於韓城張尚書韓城之後先生得之五世遞傳皆座主門生也而皆登三槐躋九棘不可謂非京師邸第中盛事也然此特以名位之淵源言之至其力足以傳此藤則或不係乎是今先生道德文章之盛當世之碩果也其同岑而異苔往來於是軒者皆名輩也藥籠之佳材不祇桃李也碧梧翠竹則陔南相望焉故偶一唱

韻而和者駢至爭奇角秀則所以傳是藤者其在斯乎不然京華之坊巷乃傳舍所謂閱人最多者也其能使樹木之爲人愛惜豈偶然哉

平山堂記

乾隆二年冬予以大雪畱滯揚州同人約爲平山堂之遊時方浚運河小秦淮一帶半爲河水所注又益以雪紅橋左右園亭半入水中枯木怪石浮動水面抵法海寺舍舟徑至堂下予不過平山已六年堂前萬松皆成蔭徘徊第五泉上旋酌酒堂東之平樓松風吹雪沁我心脾因與坐客言斯堂古蹟累遷而志乘不詳明陸儼

山集云揚州平山胡安定祠乃舊司徒廟改作其東別作廟未成元李五峰過平山堂故址詩云蜀山有堂今改作騎馬出門西北行自注今爲司徒廟以兩公之言合之元已改平山堂爲司徒廟明又改司徒廟爲安定祠是今之安定祠乃前此之平山堂歐劉所憇者此也吾聞揚州故城跨蜀岡以連雷塘則平山在城內及柴周改作始爲今城但故城亦不能盡包蜀岡故楊行密攻畢師鐸並西山以逼城西山卽蜀岡也陸孟俊攻韓令坤亦屯兵焉胡身之曰揚之東南北皆平地惟蜀岡諸山西接廬淦攻揚者率循山而來據高爲壘以臨之

則故城特踰岡而已及城旣徙則山竟在城外故李丞相庭芝爲閩使鑿前此有據堂瞰城以施工具者乃踰山爲城以捍之卽今山後所稱堡城者是也史亦言李全之攻揚日坐堂上俯臨州治以今之堂址廟址祠址按之地勢甚庠安能遠瞰豈宋時山址尚高其後歲久漸夷而漸下歟或有鑿於兵禍故夷而下之歟否則別有飛樓之屬歟是皆未可知也乃若司徒廟中列祀五神相傳以爲茅姓攷之南北二史王琳之死壽春傳首秣陵茅智勝等五人實葬其首頗與廟神數合但是時南朝之揚州在秣陵北朝之揚州在壽春皆非江都抑

亦訛而置之歟或五人者曾有宿畱於此而得祠歟抑別有五神者歟又皆未可知也堂上有樓舊祀歐劉諸公今獨不及劉是所當增置者酒罷擬踏雪訪山後城址顧風色甚寒山路又爲雪阻乃歸同人卽令予詮次席閒語爲是堂記嗟乎春風幾度陳跡何常予之叨叨得毋爲山靈所笑耶

小有天園記

杭之佳麗以西湖西湖之勝莫如南屏南屏之列峰環峙而慧日爲之尤陟歡喜巖至琴臺有司馬公磨崖之隸書怪石嘉植不可以名狀也登其巔重湖風景了然

在目相傳百年以前諸老之園亭池榭盡在其閒今不可復問而日新而未艾者曰汪氏之小有天園是園也本名壑菴爲汪孝子之萼廬墓所居其後遂爲別業適當慧日峰之下其東卽淨慈寺也孝子身後孫守澁益葺之築南山亭於峰上於以封植嘉樹無忘角弓薦紳先生游湖上者未有不遇是園感嘆舊德畱連光景其題咏盛見於前人別集乾隆十有六年

天子南巡狩孝子之後人湛等更復闢治新其軒序浚其池塘增其卉木以爲大吏點綴湖山之助已而天子幸淨慈遂至其園問其主杭守臣杜甲具奏汪氏

魚珠亭集外編 卷二十一
累世同居家門敦睦

天子欣然色喜翊日再蒞其園進御饌焉爰肇錫以嘉名曰小有天園賜奎墨以旌門兼製長句一首湛等感激

天恩恭建

御碑以奉

御製有光熊然上燭雲漢而屬予爲之記恭惟

天子以孝治天下親奉

聖母時巡嶽瀆以省民間之疾苦而於山川名勝古蹟亦閒一遊豫以寫閒情然自淮而東士大夫家之臺榭

祇吳中梁溪秦氏之園建置最古又以今侍郎蕙田方在法從故得邀

翠華之小憇此外未有所聞而汪氏獨得之其爲寵光何可勝道語不云乎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非孝子之積善不足以佑啟清門得茲殊數而非諸孫之克世其家亦何以歷久長新上荷

天寵也汪氏其勉之哉移孝可以作忠自今以往所以不振孝子之家聲以上報

國恩者當何如矣湛固汪氏之宗老也於是役九有勞其定以予言爲不謬也

西湖張氏祖墓記

明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仁和張恭懿公故清河之裔胃其墳墓世在湖上子孫析爲數眷族大代遠漸就零落獨吾友誠然能以讀書砥行守其家風誠然性忼爽見有所不可輒義形於色不計事勢爲之然貧不克自立家有四世喪未舉其宗姓之棺更二十餘誠然滌其家不能當一隴之用乃思得功名之會爲先世歲此事時大河南北方需人治水誠然遨遊其閒無所遇困而歸益自傷復折節讀書其所知有居燕者招之入京令其子弟受業誠然中分束脩寄其半以奉老母甘旨而篋

其半爲葬費麻衣菲屨對天自矢數年約計所有足以粗辦馳歸大會宗族親表身先役人負土荷鍤時方苦冬十指皸裂血涔涔下於是其高祖以下旁親無不畢葬於恭懿公大墓之旁左昭右穆馬鬣歸然誠然以隻雞上祭祝曰自今以往先人其佑我小子使得治墓田數畝世奉烝嘗斯墓亦永無廢壞聞者莫不泣下誠然於雍正己酉再入京秋試方報罷臥病邸舍同里有富人者惑於堪輿瞰誠然出賺其族子盜買恭懿公墓旁地將以葬親誠然聞之扶病南下長跪請於富人願得倍其價贖歸富人陽諾之卒不許誠然訟於官亦寢不

報乃以顛末揭於通衢皆莫爲誠然言者計無所出適有爲富人謀者曰子必待儀物一一備具方得下窆張生噫噫不已時久將變生不若陽爲渴葬者以杜其口張生將若子何富大然其言以空榔入城一昔而就誠然方皇急聞大駭已而偵得其謀因念事急非決裂爲之不可是夜大雪誠然呼郊外惡少年飲之酒潛舁一宗人棺之無後者入山左手挾利及右手操大鋤逕發其塋將半守者方覺望見誠然勢洶洶弗敢出葬畢盛其墓之士於盤晨叩富人之門謂曰吾觀土色似不佳非可以爲君先人葬地謹以權厝吾宗人矣敢告富人

訟於有司謂前事且需後命若盜葬則不可以訓欲先治誠然張氏之族子又多右富人者誠然愈窘會前知山陰縣如臯鄭大德以需次來浙河聞其事而嘆曰誠然欲保其先世之墓地仁也出奇計以敗富人之謀知也挺身冒險勇也且富人有訟案未結則其地尚非其所得有也富人未能白其盜買之說而遽營兆域則誠然未爲盜葬也乃方言之有司誠然得自解免而富人亦棄其地弗敢爭嗟乎昔李方叔謁東坡於黃一夕撫枕流泗曰吾忠孝焉是學而親未葬何以學爲晨起卽別東坡將客遊四方以謀之東坡解衣爲助又作詩以

勸世之好義者於是不數年累世二十餘柩盡歸窆華山下范蜀公爲表墓以美之元李堯民七喪不舉吾鄉史縉叟解其囊之半以賙之又爲之致哀詞以告助於同志誠然營葬一節無乃類是然而方叔堯民尚有聞其事而資以將伯之臂者誠然不特無之也反有乘墉伏莽之徒眈眈逐逐其闕斯則其尤難而可謂之孝子慈孫者矣誠然既竣事圖其前後墓之疆址屬予爲文以記之將刻諸墓道之右使子孫知所清核而弗替也誠然之才不如方叔子亦無東坡蜀公之力願乃視楮叟之於堯民尚未逮焉良可媿矣誠然名果寄籍爲大

興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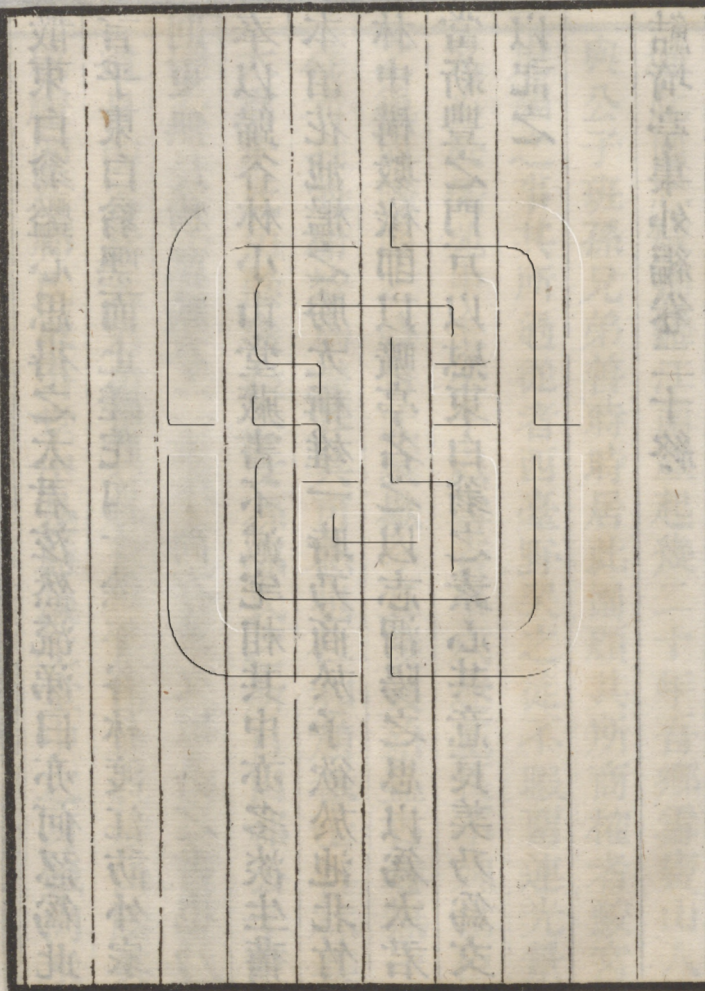
曠亭記

山陰祁忠敏公之尊人少參夷度先生治曠園於梅里有淡生堂其藏書之庫也有曠亭則遊息之所也有東書堂其讀書之所也夷度先生精於汲古其所鈔書多世人所未見校勘精核紙墨俱潔淨忠敏亦喜聚書嘗以硃紅小榻數十張頓放縹碧諸函牙籤如玉風過有聲鏗然顧其所聚則不若夷度先生之精忠敏諸弟俱以詩詞書畫瀟灑一時日與賓從徜徉亭中忠敏之夫人世所稱大商夫人者工詩其女郎湘君並工詩亦時

過此園忠敏殉難江南塵起幾二十年吾鄉雪竇山人與公子班孫兄弟善時時居此園顧其所商榷者鮫宮虎鬪之事其所過從者西臺野哭之徒不暇畱連光景究心於儒苑中矣公子以雪竇事戍遼左良不媿世臣之後而曠園之盛自此衰歇今且陵夷殆盡書卷無一存者并池榭皆爲灌莽其可感也仁和趙徵士谷林其太君朱氏山陰襄毅公女孫祁氏之所自出祁公子東遷夫人年少日夕哭泣其家爲取朱氏女甥使育之以遣日卽谷林太君也方谷林尊公東白翁就婚山陰其成禮卽在祁氏東書堂中是時淡生堂中之牙籤尚未

散東白翁豔心思得之太君泫然流涕曰亦何忍爲此言乎東白翁嘿而止蹉跎四十餘年谷林渡江訪外家則更無長物祇曠亭二大字尚存董文敏公之書也乃奉以歸谷林小山堂藏書不減宅相其中亦多淡生舊本泊花池檻之勝尤稱雄一時乃商於予欲於池北竹林中構數椽卽以曠亭名之以志渭陽之思以爲太君當新豐之門戶以慰東白翁之素心其意良美乃爲文以記之

鮫埼亭集外編卷二十終



鮎琦亭集外編卷二十一

鄞 全祖望 紹衣

記六

鵲巢碑記

由寧波府城而南四十里桓溪之水東下一支自洞橋而東爲前港一支自仲夏橋而東爲後港皆它山堰水所注而後港則桃源之水西來會之前後港分流不及五里而合其合也有渚回沙如帶環港口焉吾鄉南道之水皆資它泉之啟閉而其啟則以鄞江爲壑故沿途爲堰爲碶以待之鄞江之南流者夾以馬湖響巖諸山

魚城遺集卷二十一
其名曰蕙江適當桓溪之背桓溪前港之上流過唐君廟下由唐家堰以入江其下流則合後港之水由烏金碛以入江而沙渚介乎其中吾家自侍御公居溪上八百餘年於茲矣杜木與墓木森然相望其自洞橋兩岸而下皆吾家也故十里中之爲堰爲橋爲渚爲浦爲岸爲碛大率爲吾家所濬治沙渚之背有浦焉瀦爲荷花池引爲龍舌渚其水不與溪相通然實卽溪上之水引入田中而放爲浦者出東津橋經鵲巢碛入蕙江旱則亦能蓄江水以灌田適當唐家堰之東與碛遙對者也鵲巢何以名碛宋時理宗所生慈憲太妃度宗仁安皇

后福王與芮夫人皆出吾宗山陰一支顧其祖系實自鄞而理宗潛龍學於余魯公天錫之家因訪外氏於溪上嘗飲食焉旣而卽位推恩並賜官爵而徵士府君兄弟八人皆辭不受朝議高之乃於八人中選其二曰汝梅曰汝霖尚縣主而爲樹雙闕於碛土焉以見其爲后妃之自出也嗚呼戚畹多矣漢田蚡以異父弟登三公淳于長以姊子至九列唐賀蘭敏之冒武氏以訖蕭洪蕭本蕭弘之獄宋楊次山之冒宗苟邀富貴依草附木貽穢舊史而吾祖視禴翟之寵榮有如敝屣豈非皦然塵世之表者歟於是城南之人呼吾家曰鵲巢全氏至

明正德閒吏部尚書碧川楊公吾家壻也序吾家譜尚稱爲鵲巢全氏家譜而先寧國府君竟以鵲巢顏其齋攷至正四明志鄞縣東五里開慶硯其始亦曰鵲巢惟開慶之舊名鵲巢者旣不可攷今已廢爲田而是硯之在溪上至今無恙乃不見於志豈以其爲吾家之私而略之歟乃爲文以記之而家乘中舊有圖并附於後長者曰前此浦廣二丈餘且甚深舟行自江入硯可直達侍御公神道下今則隘而不通矣嗚呼蓬萊之清淺幾度是硯幸得傳而又不克見於紀述使不爲文以表之將吾祖之高行不幾湮沒而不傳乎

桓溪全氏義田記

宋室之南吾鄉先輩史汪沈諸公置義田以廩鄉人之窮者而專以義田廩其宗人者三家最初爲樓氏蓋宣獻公之世父揚州安撫所勅宣獻之父岐公欲增益之而未就至宣獻始大之其繼爲余氏蓋魯公爲大參守鄉郡嘗有志於此其從子晦又嗣守始成之攷舊史甚短晦要其一節則可取最後爲吾全氏則草勅於宋徵士菽和府君諱汝梅而成於其子若孫先公過雲軒集中所爲義田宗老六公傳者也元之應氏董氏蓋又聞三家之風而起者焉初先侍御公之遷鄞也在北宋初

歷南渡以後未有顯者而侍御公之次子八越九傳爲
穆陵之母家以龍潛之恩三世並列五等又一傳爲邵
陵之后家既兩世連戚晚子姓無不珥貂領節者穆陵
以龍潛之舊曾遊於鄞而湖外氏祖系累至吾家至是
遂加恩並賚官爵慶元府下鄞縣取桓溪全氏世譜推
侍御九世孫八人以上而菽和府君爲宗子府君曰吾
以天時人事觀之宋社殆將屋矣況有志之士亦不肯
由戚畹邀恩澤也遂戒其兄弟弗出臨安乃以府君偕
其弟汝霖並尚縣主溪上有硯故吾家所築有司乃署
名曰鵲巢標雙闕於上焉時府君羣從子姓分爲八宅

曰東宅曰西宅曰前宅曰後宅曰中宅曰田宅皆府君
再從支屬也曰南宅曰北宅皆府君三從支屬也而府
君爲東宅旣絕意當世乃草勅義田條約仿諸家之例
其貧者計口計日而給之婚嫁喪葬各有助僅僅經始
而卒遺言諸子當成吾志府君四子長雲可府君諱鼎
孫次眞志府君諱謙孫次本心府君諱晉孫而正養府
君諱頤孫出爲後謙孫晉孫皆治慈湖之學府君所置
之田一頃有奇鼎孫與晉孫稍稍益之頤孫謙孫又以
一頃益之而鼎孫長子耆受學於謙孫自署味道子義
襟尤篤爲踵益焉共四頃歷三世而大備迨元至正二

十五年頤孫爲家督祭於府君之靈以告成申縣給牒以杜他故於族中會推賢者一人司之曰義田局承奉於是八宅之人感府君之敦睦而無以諡之也乃爲呼之曰義田宗老府君之歿也未幾時而宋亡鼎孫兄弟曰先人雖未受宋官然故宋戚也義不可出時尤以爲難嗚呼當其盛時不肯援汾陽渭溪之寵以博一官及其亡也戚戚於殘山剩水是非百世之師耶而況敦本睦族之行又如斯然而攷之志乘樓余以下諸家皆得紀錄而吾家缺焉則以府君世德不言而躬行旣未嘗爲文以發之歲久而易湮也府君之義田散於明洪永

之際是時勾軍甚苦而府君之諸孫又以家難多遭謫籍遂不能保其業八宅宗人有天不佑善之嘆迄於今五百餘年吾家子孫亦不復知府君之世德如此不特志乘也先公修譜搜得至正中達魯花赤所下承奉局故牒一紙旣爲之傳而予又撮其大略爲之記未知其能續先緒焉否也

寶積菴記

設爲寺菴院之屬以守墓宋人最盛其登兩府者甚至請之朝以重其地而放翁以爲非古明人稍易之爲墓莊使佃戶耕墓田以司灑掃此變而合於禮者吾始祖

侍御府君之墓建菴於沙渚以奉香火蓋宋之舊也宮
詹府君重新之歲久漸以頽落七宅子孫將重糾資以
修葺而合子爲之記夫墓者骨肉之所寄也其魂氣則
無不之今墓而有菴以司之則香火之寄必有所依魂
亦未嘗不在矣古人無墓祭以粟主所不在耳府君之
於是渚其平日歌哭之地也而又有菴以司其墓卽祀
其主以妥其魂騁馬聲靈如可接焉或節候或朔望子
孫罔或不至酌它山之水烹蔥江棧頭之鰻愛敬之思
油然而動禮意之變而不失也正於是菴觀之自太平
興國以來居溪上者已八百年孫枝駢盛代出而有列

於朝西京萬石之世澤不謂不永導山有脈溯水有源
初祖之世系其可忘乎然門戶日大眷屬日繁而世數
日遠后山之記思亭以爲親盡則服盡服盡則情盡情
盡則易忘此亦勢之所難免故以禮而言大夫以下無
祀其始祖之例而程子竟行之夫亦其心之所不能自
己也況吾全氏之子孫環始祖之墓而居使其怱然而
置之有是情乎雖然府君而降舊德綿綿咸淳八徵士
之高風義田六宗老之篤行本然本心之理學修齋墨
梅漁隱之雅韻侍郎之直聲宮詹之清襟非堂父子之
奇節先贈公之孤標此門戶之所憑也宗人其果能守

之而不墜耶然則其所當觸目而警心者不獨霜露之感已矣嗚呼吾但欲宗人子弟其佳者足應秀才之選其樸者亦不媿力田之科勿蹈澆漓之習勿淪苟賤之為則雖不能大有光於初祖而門戶之羞吾知免矣不然後人不振先業之日零日落以至於不保者可無懼乎即使幸而得保亦不欲以無籍之後人靦顏過此宗人其幸無以此言為迂也則是菴之幸也

響巖先塋地脈記

鬼蔭之說生平所不信以為言之即令無有不中有如曾楊廖厲之徒要非吾心所希覬則固不過謹避五患

而已足說者以為流泉夕陽古人不廢相度欲以張鬼蔭之說之古不知都邑之異於墟墓也倘使五患之外更有所營則是禮經墓大夫冢人所掌反失之耶獨吾家響巖埏道則向來所言實中而先公之深以為幸者正鬼蔭之徒所憾屬在子弟其亦可審所趨矣響巖者鄞城南之勝地也由沙渚而上五里至蘭浦又五里為響巖其背為蕙江水北作聲則巖中應之一鳴一于清空互答微類石鐘而山光蒼翠浮動天寒輒有鷓鴣羣集如雲唐賀秘監之別業也先檢討府君未通籍授徒巖下葛氏每講經之暇咄咄若有不怡者其徒叩之嘆

魚... 卷二十一
曰吾兩喪未舉是以爲恨其徒曰前邨有田甚高潔可
葬也請卽以贈先生可乎府君大喜遂以葬其祖父不
二十年侍郎府君果高其門而族祖聞夷先生者雅以
地學自負過而嘆曰誠吉地也其清氣繚繞殆宜世由
館閣以至開府但惜穴後脈洩伸於貴詘於富侍郎府
君揚歷兩京身後圖畫法物頗富而祿廩所餘渺然諸
子爲治壙已不免於鬻田宮詹府君繼起清苦更甚甫
歿而不保其甲第有明三百年世宦之貧未有如吾家
者也萬歷中堪輿師沈一鵬者老學也來相是塋亦以
聞夷之說爲不易而嘆吉地之不能兼備如此先公曰

此正吾家之幸也使先世爲墨吏以肥其家其竟傳之
無窮乎抑亦易斬之流也夫君子之不爲墨吏未必果
由於地脈然使果然則是出山泉水不害其清而一酌
千金之可免也其爲吉孰大於此夫地脈固有清有濁
是塋也蓋其清氣最完故世有介節今世之言地學者
以求富爲第一但見濁氣不至則瞿然憂之其以爲洩
也固宜是時萬九沙編修在座嘆以爲名言其後爲先
公作行狀采及之而不肖更繁其詞以爲記

謹籬記

唐以前重族姓故世家之支派必詳阮氏之道南道北

裴氏之東眷西眷至今流傳而諸王至以馬糞署名亦可笑矣唐宗室表中如所謂大鄭王房小鄭王房者皆詳書之吳興沈氏不問支而問葉則其變也世家之學既替而偽譜始流布乃知古人之能坊其流也吾全氏自侍御府君遷鄞六傳之後分爲蘭馨松盛四支又二傳分爲東西前後中田南北八宅環沙渚數里而居之其稱爲荷花池諸全者東宅也培田諸全者田宅也丙舍前諸全者中宅也丙舍後諸全者前宅也二宅夾侍御府君神道故以稱之唐家橋諸全者北宅也唐家堰諸全者南宅也溪上諸全者後宅也西宅故養子別自

爲宗故曰七宅七宅之中中宅田宅南宅爲盛而田宅其尤也田宅之支又分爲六蔓延直抵鳳山有曰洞橋南街房洞橋北岸房蘭浦房權籬房都廳門後房畱居舊宅者曰沙渚房其旣於今孫枝錯雜互徙其居欲按當日之芋區瓜疇以求故址不可得矣而權籬獨無恙是籬也侍御十世孫安翁之所樹安翁生元末見時事方渾濁隱居不出顧家貧甚以義命自樂嘆曰昔白下之臺城地皆環以籬門而何點居其東固當極園亭之盛至陶公之籬有松有菊有梨有栗有灌木有桃有李有柳有榆而且西疇有稻中園有蔬亦已盛矣吾無有

也樹之權者取其生亦易隕亦易也當時嘆爲名言安翁無子而其羣從日繁衍遂共以權籬名其房嗚呼詩三百篇言本支者皆託之草木以比例今此籬之權四百餘年矣世之夸遠條者未聞有以權當之者也而此權則遠莫如之況重之以安翁之高節乎宗人其尚封植嘉樹以無忘角弓使吾家泥泥甃甃之盛如此權也則值其盛卽以大其門者寵其籬否則慎所守焉弗蕩其閑以玷其籬也因爲之記而詳序吾家之眷屬以先之使世有徵文獻而過此權者問支亦可問葉亦可矣

先休菴府君墓樹記

十世祖休菴府君墓在沙渚之上有樟樹焉蓋四百年矣長老相傳樹盛則吾家有達者否則枯吾家自天啓以來門戶漸以式微而樹亦蕉萃日甚奄奄若待盡者不肖祖望每追隨父兄往展墓未嘗不徘徊其下也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是以問故國者在所略焉而吾家之冢木與七宅子孫相爲消息所關詎不重歟自十年以來樹稍葱蘢有生意已而漸童童如車蓋濯枝潤葉湛露泥泥其謂夜閒有神龍降之及雙燈熒熒雖出田父野老之誕而要其暢茂則大異乎前於是宗人爭相告語引領而望以爲積衰之可振不數年而不

肖薦詞科成進士讀中秘宗人以爲此其應也夫科名
身外之物不足以爲邦家重必其有可以光前烈裕後
昆者而後瑞應加之而不以爲褻小子行微學劣何足
以承先人之緒豈區區釋褐之資而謂能感召冢木繁
衍其本支則已陋矣今夫王之槐耶以晉公魏公之名
德重不徒以三公也竇之桂耶以學士兄弟之清望重
不徒以進士之同升也韓之桐耶以右丞之黨錮重不
徒以護法沙門之宰相也而況其下焉者哉然嘗見茶
陵劉學士三吾集謂其先丞相四世孫仁寬徙家石溪
手植黃連一樹大數十圍已踰百年其後半枯自學士

到溪上復榮學士爲詩記之曰太乙燈輝猶照夜相公
樹老復回春真人張無爲圖之校書錢子瑜題之而復
索長沙陳長史南賓爲記古人於此亦如是其津津而
樂道之也蓋以其大者言之花竹和樂足驗民生佳氣
以其小者言之亦關乎一家之運會此卽中庸位育之
說而非鬼蔭之謂也嗚呼封植之功要之於必世吾儕
僥倖希心於不種之穫庶幾神爽所憑叨樾蔭焉況樟
者大江以南之佳植也七年而始別十年而始成其尚
於宗人有厚望哉先府君爲侍御公之十四傳而南宅
小宗也諱某夫人李氏又四傳爲侍郎府君諱元立又

魚塘詩集卷之二
二傳爲宮詹府君諱天敘又四傳爲不肖乃再拜而爲之記

崇讓里記

前明都督同知鹿園萬公以大將有功於倭亂而爲理學名臣其論漕事九切中治道蓋古今儒將中第一流也都督第在城中新街實與先侍郎居毗連鳴珂之里文武鼎盛而以講學尤相睦都督已登五府養病杭之西溪先侍郎亦官至院長時有部使者爲都督樹坊於街之兩偏其西曰都督衙其東曰錦衣里成有日矣適有自京師至者語都督曰全學士以不肯撰青詞改南

院矣南院一席本應慈水袁學士往袁自請畱撰文而全代之南都督瞿然起曰有是哉學士之大節如此耶乃言於部使者願以東坊讓之全氏部使者以書來告先侍郎曰此當道爲萬公旌功也鵲巢而鳩居吾弗敢也亟爲書以讓都督而都督曰吾已言之矣是亦枌榆之佳話也先侍郎終固辭不敢受而都督亦遂并虛其西坊不果上至今此兩坊者有雙闕巍然而無橫石不知者或以爲歲久而圯也先侍郎阿育王山房集今已闕佚然尚有與都督論學書及和其淮上諸詩因思吾鄉前輩薦紳先生能以學行相鏃厲卽讓坊一節則都

督樂善之虛懷侍郎不苟之介志皆可想見陶公詩曰
昔欲居南邨非爲卜其宅聞有素心人樂與共晨夕斯
之謂矣萬氏與吾先世通家之契最永侍郎孫宮詹與
瑞巖都督爲社會於湖上修世好也易代以來兩家甲
第皆已不可復問而附於前代世臣之遺者則諸先人
有同志焉九沙西郭與子論文九篤因偶與西郭語及
之西郭嘆曰幸弗謂此事僅資談助也推此一節可以
消閒田之爭可以媿王戎苦李之陋至於表先德而徵
遺獻又無論矣乃議以崇讓名其里而爲之記

先檢討府君丙舍記

出城西南二里有崇法寺焉據高岡爲勝其旁爲先檢
討府君之阡是岡也蓋甬上西南二道山水之會凡城
南山水之自仗錫來者千巖萬壑至它山而合由南塘
河以入城其西之自大雷來者千巖萬壑至桃源而合
由西塘河以入城南道爲大宗西道爲支子其水胥會
於城中之湖上故有雙清閣會泉亭以志其地餘波之
在城外者南道則循長春門而右西道則循望京門而
左胥會於城下之濠適當湖上雙清之地祇隔雉堞一
重爲限而崇法寺岡實遙臨之蓋山峙而水流水之所
之山脈潛附以行是岡爲二道山脈所注以鎮水者是

以平壤之中突然墳起近世堪輿家不解忽以為四明
府治之勢來自建輿之錫山穿城渡江直抵候濤山而
止此其說始於黃孟清僉事而前此無有也不知建輿
之山實光同諸峰之支隴而遙與大雷一帶相應其水
則原通小溪而會桃源之流以入江左縈右拂若為二
道之介紹者非能獨擅其尊也是岡之所自蓋不止此
夫惟二道山水之會皆歸是岡故雖不甚峻而氣象盤
延磅礴為城外之偉觀其漢唐以來之古蹟最初則董
孝子之母墓在焉遊人過之必有詩而嬾堂臯父二公
最工古廟巍然墓下有潭久旱不涸相傳以為孝子廬

墓泣血之所宋則豐清敏公之紫清觀實居寺西沿河
皆植蓮花其觀連延三十餘畝荆公為鄞合於寺最多
題墨戴帥初詩所云驚風急雨舒王字是也其女卒即
葬此寺中別有荆公祠未幾魏王愷之妃亦葬焉咸淳
閒袁尚書似道於寺左營南園曲廊修檻臺榭共十五
區而趙氏鄧山書院亦在焉寺中舊有法智尊者之塔
趙清獻公穹碑護之故遊人又呼曰祖關八元而清容
學士修復南園其芳思亭羅木堂皆有詩入明而豐布
政文慶重新紫清觀有故園十咏於是是岡遊屐不減
宋時薦紳先生之葬者黃公孟清而後不下數十家而

董山李侍郎營生壙時築堂曰景賢以慕豐袁之遺先
檢討阡適在景賢堂之右叢桂數十風景明瑟丙舍雖
小皆先學士之所經營其前臨淵有沙滙水中成渚其
左有橋其後爲寺佛鐙漁鼓時足助清致當時如張尚
書東沙周都御史葺厓范侍郎東明豐考功人翁唱酬
翰墨最多而學士有女已許屠辰州田叔未嫁而卒附
葬阡旁開壙得石志則荆公女之銘也殤女之兆域先
後如相待時皆詫爲異事二百年以來日以頽矣高岡
無恙流水潺潺紫清芳思之賢子孫何可多得故家門
祚之感不禁爲之憮然

桃花隄記

鄞城西南有雙湖迤邐爭勝西湖卽所稱月湖南湖卽
所稱日湖者也西湖佳麗過於南湖所謂十洲三島者
皆西湖之勝也南北四橋以通往來直抵城下而止當
兩宋時有長隄二其一曰偃月錢使君公輔所築王集
賢益柔詩曰偃月隄成車馬道湖光如截天如抱而荆
公亦有載沙築路之句取杭西湖白沙故事也在紅蓮
閣下當時置酒務於湖北卽湖汲水勞甚乃於湖之中
蓄清流作隄於其上以轆轤引而注之皆以爲便以今
地望攷之碧沚之後是也其一曰廣生元祐中隄以爲

放生池在壽聖院南其後趙使君伯圭築堂其上以今
地望攷之湖心寺橋之前是也有明以來二隄之遺跡
不可復攷先宮詹自鶴禁歸徙宅湖上買得竹洲一曲
以爲別墅舊時史忠定眞隱觀也後爲陸康僖祠至是
歸於吾家構平淡齋於洲東構松窻於洲南宮詹謂城
下尚有閒田可修治爲花隄以助竹洲之勝乃自水仙
宮前築石直抵長春門履道坦然而藝千樹桃於其上
隄之內雉堞參差茶竈琴牀錯列其下以花爲藩隄之
外湖光清泚畫船簫鼓時時過之以花爲幕宮詹與林
下諸公結社時緩步焉嘗爲詩記之曰偃月風流擬白

沙廣生樂育更誰家是也湖上遊人因呼之曰桃花隄
別墅未落宮詹下世陸先輩公明有園面隄復修治焉
二十年後兵火紛然湖上之高門縣簿盡爲摧落浴城
上下皆成馬牧而隄又廢先是四明舊志張羅吳袁四
家皆簡略二隄本末僅附見於舒中丞信道朱舍人新
仲記中勤之談文獻者弗盡知也桃花隄未遠耳近之
修志者亦弗錄何其陋也予追隨家君子遊湖上嘗指
示曰此白石鑿鑿者雖大半殘缺然吾家故物也予退
攷之宮詹墓碑信然乃別爲記而存之荒城落日水色
依然而錢趙兩使君之甘棠吾先人之喬木莫有過而

問者良可感也

先侍御畫馬記

先侍御府君葦翁諱美閑字吾衛先宮詹公孫而非堂先生子也非堂先生善書以餘技作繪事侍御之書亞於非堂而畫馬獨入神品侍御生而不凡王母楊恭人奇之以爲是汪血種也小字之曰駒郎陸大行文虎嚴事非堂故侍御爲大行壻侍御既承家學又追隨婦翁以名節自勵高冠長劔峻峻諤諤雖一貧如洗弗恤國難既作從戎江上累授侍御監軍已而東歸有大將來據宮詹宅爲馬廄侍御憤甚中夜焚其廳事由是日鬱

鬱侍御畫馬其藍本實出松雪之遺至是諱之或有不
知而及之者則叱曰吾所師者宋遺民龔聖予父子之
馬也爾既不知其莫視吾畫時比之明初九龍山人之
畫竹然山人所爲特出於好奇而侍御胸中別有所不
適嗣是遂秘不示人或或賺之者輒盛稱聖予之人以
及其畫侍御欣然出其得意之筆以贈之而舊時箱篋
所貯有出松雪者悉焚之其實聖予之馬世無傳者侍
御特重其人而已其時甬上多畸士陸副使宇燝楊職
方文琮李都事振圮慈水則魏山人耕皆與侍御相晨
夕終歲奔走山海閒思然故國之灰壬寅除夕刊章名

捕諸畸士皆豫焉次年送禁省獄中五月八日聞將庭
訊侍御仰天嘆曰吾不可辱是夕暴卒葬於非堂先生
墓旁陸孺人最孝非堂晚景甚因病後思酒不得孺人
以女紅易佳醞日進之非堂集中有和杜公病橘韻詩
以慰新婦者也每侍御畫馬孺人從旁爲布景然自其
家被籍所著百尺西樓集無存者而所畫亦希侍御於
先贈公爲三從兄長子宗然亦有志節陸大行環堵集
散失搜訪存之終身不求聞達無後

鮎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一終

鮎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二

鄞 全祖望 紹衣

記七

明初學校貢舉事宜記

偶閱永樂大典載明洪武八年中書省御史臺禮部所
奉聖旨頒行學校貢舉事宜嘆當時所以作人者幾幾
乎有三代之風而惜其後之盡廢也因撮其大略參取
他記以補實錄之所未備

明初生員分二等有府州縣學舍之生員有鄉里學舍
之生員府州縣學舍生員有定額自四十人以下爲差

日給廩餼而鄉里則凡三十五家皆置一學願讀書者盡得預焉又謂之社學蓋即黨序之遺也府州縣學生員責任守令於民間俊秀及官員子弟選充守令親身相視必人材挺拔容貌整齊自年十五以上已讀論語孟子四書者乃得預選在內監察御史在外按察使行部到日一一相視有不成材者黜退更擇人補之其所業自經史外禮律書其為一科樂射算共為一科以訓導分曹掌之而教授或學正或教諭為之提調經史則教授輩親董之自力經四書三史通鑑旁及莊老韜略侵晨學經史學律飯後學書學禮學樂學算晡後

學射有餘力或習為詔誥箋表碑版傳記之屬其攷驗時觀其進退揖讓之節聽其語言應對之宜背誦經史講明大義問難律條試以斷決學書不拘體格審音以詳所習之樂觀射以驗巧力稽數則第其乘除之敏鈍學者苟能是是亦足矣使如此實心率而行之而真材不出者未之聞也其計典則守令與教官各置文簿報之而巡按御史按察使為政守令一月一攷驗有三月學不進者教授輩及本科訓導罰米巡按御史按察使一歲一攷驗府學自十二人以上州學自八人以上縣學自六人以上學不進者守令教授輩及本科訓導罰

俸府學自二十四人以上州學自十六人以上縣學自十二人以上學不進者教授輩及本科訓導罷黜守令筭生員有父兄者亦罪之三年大比貢至行省行省巡按御史拔其尤者貢之朝守令卽并其妻子資送入京恐貽其內顧也天子臨軒召見皆令其說書一過期於可行繼試之文字試之射試之算卽文字不工而射算上者亦取焉故棧菴小乘載國初有經明行修科工習文詞科通曉四書科人品俊秀科言有條理科精習算法科諸科備者爲上以次而降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卽此謂也其用之也有徑以爲御史者有以爲知州知

縣者有以爲教官者有以爲經歷縣丞等官者有以爲部院書吏奏差者有以爲五府掾史者不拘一例若鄉里學舍則守令於其同方之先輩擇一有學行者以教之在子弟稱爲師訓在官府稱爲秀才其教之也以百家姓氏千文爲首繼及經史律算之屬守令亦稽其所統弟子之數時其勤惰而報之行省三年大比行省拔秀才之尤者貢之朝守令資送妻子入京天子臨軒試之加以錄用其學舍生員則俊秀者升入學補缺食餼不成材者聽其各就所業是當時立法之始直以三代人材望之天下而豈意行之不久而中替也自鄉里無

需次之生員而學宮之中一為增而再為附人愈多而習愈惡自六藝之教盡弛而帖括講章之學可至卿相自守令之責不先而諸生之不肖反有進而挾持官長者馴至憤時之士竟以生員為蠹世之物而謂必廢之而為可以救世嗚呼曷亦取太祖頒行之事宜而讀之可也

明初辟召之典亦不一利有耆儒有隱逸有明經有茂才有懷才抱德有賢良方正有孝弟力田有聰明正直有文學有孝廉有稅戶人才有儒士錯出難盡如全思誠以耆儒鮑恂以明經直補閣學則曠典也

洞霄宮提舉題名壁記

宮觀之制詳李心傳朝野雜記其在大滌山之洞霄宮者竹垞言之備矣然曝書亭集所記自建炎元年始予

攷宋宰執之首領洞霄者呂惠卿章惇林摠而蔡京亦嘗以閣學一領其任雖其人不足稱而官不可泯也乃復重繙正史參之野記則即建炎以後者竹垞亦尚閒有所遺予友趙谷林請更書一通以補洞天掌故之闕宰輔之領宮祠大率以殿閣學士繫銜而年表中亦有但稱其階者章惇以通議大夫富直柔李壁以中大夫雷正以光祿大夫是也宋之以殿閣寵舊相者觀文資政始有大學士之名其餘皆無之而年表紹興二十四年史才以端明殿大學士提舉乃誤文也職官志謂宰相不為大學士者自紹興元年范宗尹始而年表宗尹

以大觀文提舉均屬衍文宋史舛戾如此最多竹垞記中亦或因仍書之姑舉一隅以見厓略未始非庀史之一助已若程公許傳再提舉玉隆觀未嘗在臨安奉祠其傳言史嵩之免喪以大觀文領洞霄公許劾之竹垞不詳閱傳文遂以公許列記中是則誤之甚者若翟汝文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見郡齋讀書志而竹垞取其靖康顯謨原職書之皆失攷也至其謂待制以下官當屬提點主管之職略而不書今攷宋史則橫行右職自左武大夫以下尙得提舉宮祠而朝野雜記謂從官係銜皆爲提舉庶官則曰主管是待制諸官原屬提舉特宋

制外祠得以餘官充而京祠則用大臣洞霄自臨安爲行在已升內祠故自紹興以還無復侍從莅其任者耳亦非如竹垞所云也今所書一百五十人之中祇蔡宙以集英殿修撰提點則宋史本傳明書之蘇儁以直龍圖閣魯詹以直祕閣主管則注藻張守所作墓志明書之皆未有冒稱提舉者也

宋紹興學宮碑帖舊本記

穆陵十集蘭亭凡一百一十七種江東諸府州所有摹本皆預焉獨吾鄉無之此闕事也然予攷唐帖中有勾章令滿竈五字者爲蘭亭最古之本其中有開皇年號

以爲六朝以來祕府所藏唐太宗以賜韓王而崔液爲之跋其後江南國主以撥鐙書法題之而徐鉉爲之記其後又有紹興庚申史應物跋應物三傳而歸於吾鄉之李元泊少裴而攻媿先生記之是則吾鄉蘭亭第一掌故也唐人摹本以蘇承旨易簡本爲最承旨有三本其一歸於吾鄉之嬾堂舒學士嘗與元豐諸賢觀於鄞城南之崇法寺精神無毫髮恨是第二掌故也趙侍郎明誠本前有龍眠蜀紙畫王右軍像後有明誠跋明誠夫人李易安寓吾鄉之奉化故歸於史氏有紹勳小印是第三掌故也薛嗣昌定武本藏張衛公孝伯家者蓋

又次之攻媿先生所藏有王安國題者當又次之高續古所藏有王厚之題者則又次之曹南吳志淳來鄞有瘦本九靈山人定爲薛氏之物其後歸於大慈寺僧而九靈跋之則定武別本也然則吾鄉雖無特摹之石登於十集而故家儲蓄皆嘗得其最精者然此猶以卷軸言之若唐初辨才本初出永興虞公所臨本藏趙明遠家者則真吾鄉之生物耳數百年以來諸所藏者俱已散亡殆盡予所見者慈水姜湛園編修所藏定武本不損者其最也予家缸石損本其次也天一閣范氏有紹興學宮不損本又次之要皆吾鄉蘭亭之足登簿目者

范君永恒乞予記其家藏予乃詮次舊聞以題於後

宋神宗桃源書院御筆記

桃源書院舊在城西武陵之林末卽王先生酌古堂也
迨王氏之裔由林末遷罌湖而書院未嘗移明初始爲
官所有乃移之罌湖獨宋神宗之御書歷七百餘年巍
然無恙嗚呼是真王氏之球璧也哉五先生之倡道其
三皆以布衣終身卽仕者亦不達而先生獨邀宸奎之
賜固異數也桑海歷劫天府金石之藏且不可保而是
額乃獨留一若有鬼神呵護之者王氏之子孫其幸爲
何如吾鄉之得拜御書者宋時自先生始其後遂日多

史忠定御香龍茶手跡高宗筆也明良慶會之閣眞草
書舊學二字及送東歸諸詩壽皇筆也壽皇又嘗錄忠
定野菴分咏以賜魏文節公而忠定四明洞天之題光
宗在東宮時筆也史忠宣之滄洲鴻禧之碧沚寧宗筆
也史忠獻之墓碑理宗御製并書者也鄭忠定輔德明
謨之閣安晚之圃及甬東書院趙清敏之直清亭乳泉
及安貧樂道王直閣之汲古傳忠陳清敏之世綸堂應
衛公之翁洲書院皆理宗筆也而鄭魯公未生忠定時
營壽藏於塔嶺夢隔岸有菴高懸嘗充達三字擁以蟠
龍顏以泥金作紀夢長句以志之忠定稍長聞魯公語

遍閱釋道諸書不得其解魯公曰蟠龍泥金殆御書耶
兒志之忠定既相理宗偶於燕閒詢其家世以先夢對
理宗卽賜此三字懸之嶺上以成其兆王元恭修至正
志特載魯公之詩以爲異聞其餘不見於紀錄者尙有
之而阿育王天童雪竇諸梵所賜不預焉顧就中分別
言之或中興以來賢相或直節不屈宗袞或以清德或
昌其子或表其師斯足與御書爭光者也亦有幸成夾
日之功遂爲當國之徑奎章愈富辰滋物論者是在當
日已難概論或求其傳或正不必其傳也乃若是額之
存則四明之學統所係登其堂者肅然起酌古之思是

豈獨王氏孫子之球璧也哉爰再拜而爲之記

山陰縣西北葛仙人洞記

浙東山水之附稚川以名者最多然不可信山陰縣西
北六十里有葛仙人洞則宋末南康高士葛慶龍也洞
中雲霧清瑟古藓斑駁使人神骨清冽洞前有一石像
卽慶龍也洞中有石鶴軒然則王主簿理得鐫以待慶
龍者也洞旁多長松修竹風味瀟灑然在山陰道中尙
非絕勝而其所以得名則但以慶龍故予攷慶龍字秋
巖又號寄漁翁又號江南野道人晚號飛筆仙人及老
卜葬於山陰又號越臺洞主卽指是洞也南康人早年

嘗入匡廬學浮屠稱壽書記不樂中更為道士卒返於

儒潛溪聞之臯羽以為即廬山人者非也放浪江湖中

巨公名卿酒徒劍客多與之游以上采霏雪錄中語其詩務出不

經人道語甚者鉤棘不可句酒酣落筆颯颯不自止皆

鵬騫海怒歛起無際然為人簡躁喜面道人過一有所

忤即發洩無留隱人亦知其磊落無他腸然多疏之嗜

聞音樂又不甚解居一室雜懸藥王磬鈴醉後自揚扇

撼之閉目坐聽殷殷有聲至睡熟扇墮乃罷以上見潛溪集初

慶龍流寓鄞之南湖延慶寺其為詩尚操唐律喜精整

有什一集然多不自收存以上見清容集則潛溪所云慶龍詩

乃其晚年之變境也晚尤落魄依王主簿居每遊石洞

見樵獵過者必祝以為有神慶龍乃刻已像洞前稱洞

主見潛溪集年逾七十兒齒童顏終歲不澡沐肌體清潔衣

無蚤蝨風日清美輒乘筍輿遊天衣雲門諸勝霏雪錄將

死遺言葬我當於是洞且用儀衛鼓吹為導使樵獵祝

我如山神潛溪集故至今人稱為葛仙子求慶龍所著集

既不可得於諸書中見所載慶龍詩似非其至者求其

如潛溪所云奇氣橫發欲騎日月而薄太清者未之見

也慶龍以其才忽而釋忽而道忽而儒其究也慕為仙

為神非果好怪也遭時之亂胸中殆有耿耿不可下者

乎而臯羽諸公未盡爲之表白然則慶龍之不盡見者豈徒其詩而已哉老友五岳遊人鄭性同遊聞予言曰然請記之吾將勒石於洞以爲慶龍慰重泉之靈且慶龍固亦吾鄉之寓公也爰序次而畀之

祭甲申三忠記

甲申之難左班十九忠臣其曾任吾鄉長令者御史王忠烈公故鄞令檢討汪文烈公故慈令吾鄉則御史陳恭愍公也忠烈文烈之令吾鄉愛民下士古來循吏所不能過故其殉難也鄞人歲以三月十九日祭忠烈於天封寺慈人則祭文烈於城西而忠烈有子瞻卿丙戌

嘗知鄞縣事其後殉於金華鄞人祭忠烈因以瞻卿配其後廢弛者六十年矣今年予與慈人鄭君南溪議於府城合祭之而增入恭愍董君愚亭遂謀爲置田以承其事嗚呼桑海之交吾鄉死國者六十餘人遂爲忠義之邦此固出於三百年之教化而忠烈文烈之所薰陶其時最近抑亦恭愍之所倡率也惟忠與孝歷百世而不可泯於斯祭也尙其有所觀感哉

題蓮花莊圖記

歸安姚兄蕙田所居爲松雪王孫故址世稱蓮花莊者也松雪之先莫氏居之世稱宋乾淳宏詞世家者也松

雪之後歸於莘氏世稱棗強莘令以善畫著者也然於是莊皆未嘗有圖咏者亦缺事也薏田居此已四世一日讀右丞孟城坳之句而有感也因令敬亭沈高士樗厓繪之於素自爲文以記之而復徵言於予浙河東西山川皆清遠而吳興池亭臺榭之勝尤與杭越鼎足其在前人掌故所錄者至今尙令人神魂飛動顧惜其不可復按薏田謂陵谷之易以板蕩而丹青石綠遂足綿亘於天荒地老之餘而不朽耶畫師之神力未必若是之遠也則亦不過好事者之惓惓而已夫清景不罹俗物則其福命未有艾者是莊自季宋以來代有雅人居

之劫火頻乘靈光無恙蓋其乞靈於大造者有深幸焉薏田以煙霞之癖驅使翰墨方且撰蓮花莊志用補前人之闕而搜文獻以實之予聞清江敖叟繼公閩人而居於茗上松雪兄弟師之其說儀禮在是莊也芙蓉百頃之旁當日書帶之草或者尙有存焉其曷爲我訪之

笠山圖記

東浙山陰之臨浦有小山焉蓋一卷石之多也予友徐君廷槐世居其地從而名之曰笠山因以爲字雍正庚戌秋君以新進士需

召見與予密邇邸舍蹇驢短褐朝夕過從乃出舊所繪

圖屬予作記君爲伯調先生之孫少以文章雄於海內
珠盤之會所至傾倒其羣然而天性冲夷淡蕩遺棄一
切是以公車老困僅得一第卽謝選人之籍乞改廣文
以歸論者惜之不知君之得於山水者深固不以盈虛
屑屑也雖然會稽古來山水之窟筆牀茶竈所堪枕流
漱石之區目不暇接其最著者夏后氏之穴周官淮海
作鎮之山於越之臺右軍太傅修禊之亭祕書勅賜之
宅殘宋之攢宮臯羽白石冬青之寺抱遺老人之居青
藤之閣皆至今存君以笠山崛起雄長其閒振部婁而
成松柏可謂壯已山陰故子先人舊里有枌榆桑梓之

遺屐齒往返一歲數至獨於笠山未到茲披君圖并讀
自序蒹葭秋水之慕約略得之邇者笠山已束駕將行
西風朔雁卽以此當離亭之句笠山歸其掃三徑以相
待吾當乘春波南下過問伯調先生遺書再話春明舊
雨時也

冬心居士寫鏡記

吾友錢唐金君壽門崎士也其博學好古似楊南仲古
文詞似孫可之詩似陸天隨其磊落似劉龍洲潔似倪
迂尤喜狹邪之遊似楊鐵崖而其癡甚篤遠似顧長康
近似鄜湛若以故奔走江湖閒所際會亦不少而年過

五十拓落如故初浙中學使者帥公蘭臯嘗以壽門應詞科之檄力辭不就而蹇驢之都下或問之則曰吾特欲觀徵車中人物果何等耳數月橐中金盡始歸壽門所得蒼頭皆多藝其一善攻硯所規撫甚高雅壽門每得佳石輒令治之願非飲之酒數斗不肯下手卽強而可之亦必不工壽門不善飲以蒼頭故時酤酒硯成壽門以分書銘其背古氣盎然蒼頭浮白觀之其一善鑿東絹作烏絲嘗遊鐙市擇其品之最高者買歸以烏絲界之清瘦有寒芒請壽門作分書其上則石湖詩中所稱吳鐙不足道也於是壽門雖窮愁時時有戶外之屢

或以硯或以鐙其銘硯之多遂成一集而其寓揚也則鐙之行爲尤盛夫以壽門三蒼之學函雅故正文字足爲廟堂校石經勒太學不僅區區銘硯已也而況降趨時好至於寫鐙則真窮矣雖然吾觀壽門窮且老顧其著述益深湛其平昔所嗜好一往而情深如故也則誠不能不謂之癡之至者冬心居士者壽門五十所別署也

遊華不注記

予以辛亥七月從歷下南歸先東裝之一日向羅學使竹園借騎往城東遊華不注峰以前此往遊時苦寒弗

果登而前輩盛稱鵲華秋色故再過之是日尙覺炎熯
華陽宮沙門笑曰檀越之來不寒則暑山中亂石橫亘
蹊徑蕪塞何自苦爲予不聽策杖至山半有洞賓祠蓋
遺山所夢地也沙門汲華泉至拾亂薪烹之小憩登其
巔直見渤海時則天風颯颯始知秋氣山門青綠隱隱
初有萌芽道元單椒秀澤虎牙兀立之語可爲神肖不
能復措一詞沙門爲予言明德邸在歷下時此閒花鳥
之盛不下虎邱今則華泉一綫漸淤爲小溝遊人亦鮮
過者於是西爽漸斜僕夫促駕遂循鵲山而西竹園方
治具話別乃書此以柬之

謝御史再入院補題名記

桂林謝御史以言事得罪遣戍同官以其得罪也削去
其題名聞者駭之不十年御史還

朝再入臺曩時同官劫此舉者蓋已外遷至藩使被逮
入西曹於是臺中補刻舊額而御史自爲之記以示予
御史之言曰題名者特以其曾爲是官耳觀溫公諫院
之文是稱職者題之以垂法不稱職者題之以示戒未
有竟削其名者也予曰斯言固也然而削亦有例宋寇
萊公之貶崖州也錢惟演於樞使碑中削之明阮大鍼
麗逆案姜如須於行人碑中削之所削之人不同或可

詔或可快要其事固有之昔人有曰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時有一時之小人其不為時局所翻者固無幾耳彼奮然取寇萊公而削之者亦以為實有所見而幾與姜如須之義憤同也御史昔所論者為河南撫臣撫臣舊亦嘗在臺中其後貴盛無比彼同官者方且心慕而思效法之而惟恐不得也而御史乃操白簡以擊之至膺嚴譴則其快然而必欲削去之也固宜迨酷吏之奸私既著累已見詰於

詔書又幸而遽死御史又

賜環重入臺使同官者而猶在臺則必重為補也曷足

怪哉然御史之言又曰吾往者誠過過之可補猶此額也予謂此特立言之體耳予於御史為同館後輩辱相知最深薑桂之性非如橘枳梅杏之易移也此老崛強補過之說將無託之空言也夫

廣陵相公傷逝記

明太師劉文靖公之家居也楊文襄公以故相起為三邊總督謁之洛陽里第文靖咎之曰公為閣臣而今乃俯就此任政府之體吾恐其自公而襄也文襄有媿色予竊謂唐宋宰相其出為牧伯而復入中書者不可指屈大臣受國恩亦豈得以內外資地之隆殺為去就文

靖宿德老臣而爲是言似乎不廣然有明官府之儀數則固如此故自吏禮三部及翰詹長官輒不欲外任以其損入相之望也今海寧相公陳公之夫人長洲相公宋公第四女也宋公六女長者適合肥相公李公之子宮詹學士其次適太倉相公王公其次適海寧顧侍郎其次卽相公其次適長洲繆宮諭獨少女適陳氏者僅以甲科知南充縣襟袂相連俱在翰詹坊局清華之選而宣麻者二開府者二前代晏元獻公以善擇壻稱亦未有若是之盛也方相公官吏部侍郎兼掌院學士已而出爲廣西撫軍當改吏部爲兵部去掌院銜夫人愀

然不樂者數日內外親表姑婦聞之皆不解其所以爭來慰問則曰少宰與翰長皆入相之資也今一麾而出委蛇巖官豈非恨事吾無以見仲姊矣聞者皆笑之而同館老成相告曰古人所以重世家者豈不以通明典故諳習體統有非小家子所能者乎今觀夫人之言乃知天下膏粱之貴其所見固自不同足以證明三百年來之史案相公撫軍數年入司工部已而卒正揆席則夫人已先卒矣沙堤拜命泣然流涕悵夫人之不及見也嘗語臨川侍郎李文穆堂欲爲文以記之而侍郎轉以屬之子子以爲王事之不以內外分者人臣之說也

若今之官翰詹坊局者不安於侍從之枯寂而垂涎於外吏之足以自潤甘去清華而思叢雜斯則可恥也是夫人之所不屑見者不特文靖所羞稱也是為記

燕堂奉母圖記

江都馬毋汪太孺人未嘗守節歷經大吏上陳天子旌其闔初太孺人家居甫及笄忽有孤燕來巢日徘徊窻前不能去其家皆心惡以為不祥而弗敢言也未數日而果驗太孺人嘆曰天定之矣既歸馬氏撫其為後子開熊甚篤開熊稍長感柏舟之節而睠懷於鞠子之恩惟以不當太孺人晨昏之意為懼左右就養無

方太孺人曰汝何以事我其亦讀書敦行斯為孝矣已而開熊學行皆醇備宣文絳幔之暇優游襟背融融如也內外親表乃共署其寢門曰燕堂以美之太孺人以天年終不幸開熊亦中道下世其弟秋玉流涕曰吾世母之大節則既有詔有祠有狀有志有表有家傳亦足稍慰青燈苦婺之素矣而吾兄之至性其誰為寫之者於是作燕堂奉母圖而屬予為文以記之嗚呼太孺人當讀女戒之時貞禽已為之感召斯其素行之足以陵霜蹈雪通於神明非猶夫一時激發慕義好名者所可比也世儒論此案者多泥禮文以相疑難或且操女而

不婦之說以為微詞予謂此在遺經有可旁證汪錡髫年而執干戈以衛社稷則孔子以為可無殤也若如世儒之論則汪錡可以無死而死當在不弔之列矣而何以聖人不然又況太孺人之大節天且弗違先時而告其膺

九重雙闕之榮又何歎歎雖然莫為之後雖美弗傳開熊之純孝天之所以報太孺人而弗負其節也開熊齋志以歿而又有其弟勤勤懇懇不欲泯其兄之遺行則又天之所以報開熊也然則一門之鸞停鶴峙皆燕堂之貞符也開熊名曰楚一字橋園秋玉名曰瑄其少弟

佩兮名曰璐予徵車同籍也

江浙兩大獄記

本朝江浙有兩大獄一為莊廷鑑史禍一為戴名世南山集之禍予備記其始末蓋為妄作者戒也

明相國烏程朱文恪公嘗著明史舉大經大法者筆之已刊行於世未刊者為列朝諸臣傳國變後朱氏家中落以藁本質千金於莊廷鑑廷鑑家故富因竄名已作刻之補崇禎一朝事中多指斥

昭代語歲癸卯歸安知縣吳之榮罷官謀以告訐為功藉此作起復地白其事於將軍松魁魁移巡撫朱昌祚

朱牒督學胡尙衡廷鑑並納重賂以免乃稍易指斥語重刊之之榮計不行特購得初刊本上之法司事聞遣刑部侍郎出獄時廷鑑已死戮其尸誅弟廷鉞舊禮部侍郎李令哲曾作序亦伏法并及其四子令哲幼子年十六法司令其減供一歲例得免死充軍對曰予見父兄死不忍獨生卒不易供而死序中稱舊史朱氏者指文恪也之榮素怨南潯富人朱佑明遂嫁禍且指其姓名以證并誅其五子松魁及幕客程維藩械赴京師魁以八議僅削官維藩戮於燕市昌祚尙衡賄獄者委過於初申覆之學官歸安烏程兩學官並坐斬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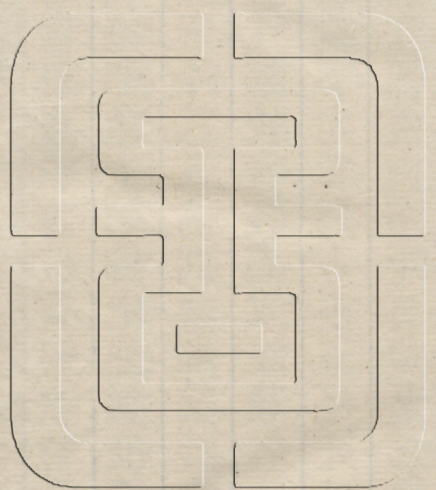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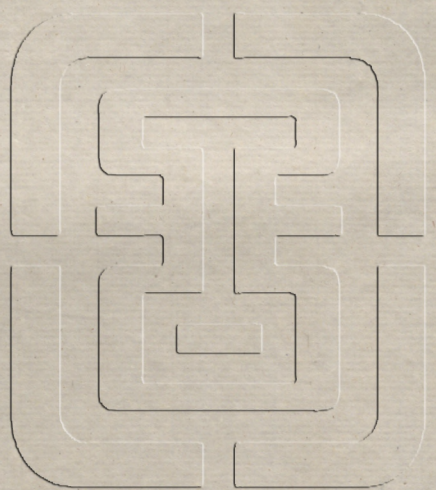
人幸免湖州太守譚希閔涖官甫半月事發與推官李煥皆以隱匿罪至絞濟墅關權貨主事李尙白聞閭門書坊有是書遣役購之適書賈他出役坐其隣一朱姓者少待及書賈返朱爲判其價時主事已入京以購逆書立斬書賈及役斬於杭隣朱姓者因年踰七十免死借其妻發極邊歸安茅元錫方爲朝邑令與吳之鏞之銘兄弟嘗預參校悉被戮時江楚諸名士列名書中者皆死刻工及鬻書者同日刑惟海寧查繼佐仁和陸圻當獄初起先首告謂廷鑑慕其名列之參校中得脫罪是獄也死者七十餘人婦女並給邊蓋浙之大吏及獄

魚尾... 卷二十一
獄之侍郎鑒於松魁且畏之榮復有言雖有冤者不敢
奏雪也之榮卒以此起用并以所籍朱佑明之產給之
後仕至右僉都

桐城方孝標嘗以科第起官至學士後以族人方猷丁
西主江南試與之有私並去官遭戍遇赦歸入滇受吳
逆僞翰林承旨吳逆敗孝標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鈍齋
文集滇黔紀聞極多悖逆語戴名世見而喜之所著南
山集多采錄孝標所紀事九雲鏢方正玉爲之捐貲刊
行雲鏢正玉及同官汪灝朱書劉巖余生王源皆有序
板則寄藏於方苞家都諫趙申喬奏其事九卿會鞫擬

戴名世大逆法至寸磔族皆棄市未及冠笄者發邊朱
書王源已故免議尤雲鏢方正玉汪灝劉巖余生方苞
以謗論罪絞時方孝標已死以戴名世之罪罪之子登
嶧雲旅孫世樵並斬方氏有服者皆坐死且剝孝標尸
尙書韓菼侍郎趙士麟御史劉灝淮揚道王英謨庶吉
士汪份等三十二人並別議降謫疏奏

聖祖惻然凡議絞者改編成汪灝以曾效力書局赦出
獄方苞編旗下尤雲鏢方正玉免死徙其家方氏族屬
止謫黑龍江韓菼以下平日與戴名世論文牽連者俱
免議是案也得



蘇州府志卷之二十一終

蘇州府志卷之二十一終

蘇州府志

